



凤栖昆仑



美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二十四）

凤栖昆仑

「美国」萧逸

责任编辑: 邓积仓

封面设计: 永 生

电脑制作: 许 荣

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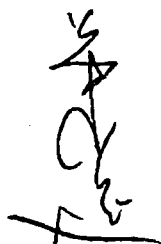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回 花自飘落水自流

蜊者蟹也。红蜊，红蟹也。

红纸黑字大招牌。

“红蜊上市”。

今年的蟹讯是晚了。

白露后十五天是秋分，眼看着已交了寒露，才见着这为数不多蟹阵的头一拨儿。

招牌一早就亮出去了，来吃的客人却并不多！

是年头儿不对了！

如今这个年头儿，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！

崇祯皇帝那年上吊死了，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破烂摊子可也不好收拾，福王朱由崧、唐王朱聿键、鲁王朱以海！这么多个意图中兴的主子，先后都落入敌手，丧了性命。

大明江山眼看着剃头的拍巴掌——这就完了蛋……

却是桂王朱由榔不甘服输，亡命在外，一力苦撑。去年在肇庆即位称了皇帝。国号永历。算是大明宗室剩下来的唯一根苗，明朝江山是不是还能苟延残喘下去，可就全指望他了。

老天爷很不捧场。

说是风，就是雨——先来了一阵风，吹得唏哩哗啦，紧接

着大雨点子，像是撒豆子似地落下来。

眼看着“红蜊上市”这块招牌在雨势里走了样儿，就像是戏台上的三花脸儿——湿漉漉一塌糊涂，不知道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一匹黑马，驮着个年轻的黄衣客人就在这当口来到门前，翻身下马，正好迎着了小伙计的油纸大伞，算是快活居收市以前最后的一个客人。

想走的不能走，不想走的更懒得动弹；这叫人不留，天留！没啥好说的，留下来多喝两盅吧。

雷声隆隆，雨是越下越大。

那一面池塘里，白鹅戏水，扇动着翅膀，呷呷鸣叫着，雨点子散落在水面上，劈劈噗噗像是开了锅的稀饭。

黄衣人挑了个靠窗户的位子坐下来。要了酒，点了客红蜊，就着黑醋姜末蘸着吃。

二十好几的年岁了，还是个后生子，总是有了历练吧，瞧瞧那身子骨、眼神儿，你可也不敢小瞧了他。胡碴子有二指来长，多天没有刮了。野性、任性！却掩不住他原本拘谨斯文的内涵……

斜梢里，有双眼睛在盯着他。

那人四十上下，黑瘦的块头儿，一身茶色缎质裤褂，留着短髭，浓眉大眼，很是精神。黄衣人约莫着似有所察，却是不等他转过脸来，那人已把一双眸子移开了来。

这个人像是有病了，苍白的脸，看着颇嫌憔悴。宽敞的脑门儿上，扎着条青绦子，三指来宽，垂下来的一边，总有二尺长，搭在肩上，一身灰色缎子的长长披风，连着同色的风帽，一直紧紧裹着他的身子，风帽上那块老大的宝石结子，闪闪生光，

颇似名贵。连带着使人想到此人不落凡俗的身分，却是一句话也不说，满面愁容地直向雨地打量着。

同座的一人，紫面长身，猿臂蜂腰，气势极见昂扬，一口长剑平置案头，并不掩饰他武者的身分。

偶尔他弯过身子，小声地向那生病的相公说些什么，表情甚是恭谨，却又不似主仆身分，神情大是令人费解。

“下雨天，留客天！”

说话的人是个老瞎子，向天上伸着一双瘦胳膊，打了个老大的哈欠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哪位爷儿们好心，照顾老瞎子，来上这么一卦！嘿嘿……保证你出外大吉，开张见喜！”

短发灰眉，黄焦焦的一张瘦脸，总有六十多了，翻着双大白眼珠子，瞧着怪吓人的。

“风中有雨，雨中生风，风雨不息，亢龙在田！”

自个儿嘟嘟囔囔说个不休，哗啦一声，把手里制钱撒向桌面，滴滴溜尽自打转，却用手按住，叱了声“开！”扬手而开，瞪着一双白果眼，低头瞎弄一阵，却自大笑起来。

“霹雳一声见阴阳，

皇帝小子要遭殃。

天有风雨人有祸，

只道两般一齐来。”

真个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几句话一经出口，举座震惊。

举杯对饮的两个蓝衣老者，缓缓放下杯子。

正自打盹的黑脸散发头陀，也睁开了眼睛。

各人表情不一，七八双惊异的眼睛，一时都向着他集中过来。

“老瞎子，你好大的胆，嘴里胡说八道，就不怕在座有那公

门捕快，朝廷当差，把你捉将官里去么？”

黑头陀边说边笑，喝风撒野的那般模样，有意无意地向着一旁两个蓝衣老者瞟了一眼，却把面前一大碗白酒端起，长鲸吸水似地咽下肚里。

和尚也食荤腥，喝得酒？

“这是哪一位？”瞎子翻着白眼，“敢是那位佛爷？”

“咦——怪了！”

黑头陀大声嚷着：“瞎子也看得见么？怎知洒家俺是佛爷！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老瞎子冷冷说道，“瞎子眼瞎心可不瞎，大和尚你八戒儿还带着家伙——月牙铲吧！”

这么说，众人才明白了。

一进门时，黑头陀手里拄着这把家伙，落地有声，不用说听在瞎子耳朵里，便自心里有数。

黑头陀却不这么想，他的招子不空，老瞎子吃几碗饭，他心里有数。

聆听之下，这头陀一时仰天大笑起来。

“这话倒也有理，老瞎子！”黑头陀大声说，“今天这种天，你是不该出来的，这般风雨，有眼睛的人，还得十分小心，何况你一个瞎子？再说，哪一个又曾照顾你的生意？我看你还是趁早歇市，免得跌了跤，弄得鼻青脸肿，却是何苦？”

“那也不然！”瞎子嘻嘻笑着，“这不全仗着地头熟吗，有眼睛的人就该看清楚了，今天是什么天，这里是什么地界？嘿嘿！要是冒冒失失，不闻不问地就来了，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多大来头，照样也得栽跟头，丢人现眼，我说佛爷，你说我这话可在理儿？”

黑头陀聆听之下，神色一变。

斜刺里却有人搭了话头：“平西王他的胳膊也长了点儿吧？”

说话的人正是那个黑瘦块头，浓眉大眼的汉子，一面说一面抖着他那一身挺讲究的茶色缎质裤褂。如今这个年头，这般穿着的人还不多见，此人诚然开风气之先。

脸上带着微微的笑，打量着对面瞎子，他冷冷地说：“这里不是云南，姓吴的管不着，就是顺治老儿也嫌远点儿了，瞎子，你就别狐假虎威了。”

几句话一经出口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敢情这个老瞎子，竟是平西王吴三桂跟前的人。

原来吴三桂自被封平西王坐镇云南，声势极是坐大，附近邻省，俱在其势力扩展范围之内，这里地当桂省西南，距滇不远，自是仰其鼻息，不在话下。

老瞎子神色一变，翻起一双白眼，频频冷笑不已：“足下太抬爱我老瞎子了，其实我哪里配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朋友，你亮个字号吧？”

浓眉汉子哼了一声，暂不做答，却把一双眸子转向临窗的那个黄衣青年，似乎这个人才是他注意的对象，别人都不曾放在心上。

黄衣人其时酒足饭饱，凑巧这会子雨小了，他便不欲久留，站起来丢下块碎银子，径自离开。

浓眉汉子一直看着他跨上来时的黑马，冒雨而去，这才把一双眸子回到瞎子身上。

“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，吴三桂喜结宵小，已是众人皆知，如果在下招子不空，尊驾想必就是他手下人称七太岁之一的无眼太岁公冶平了，嘿嘿！失敬！”

浓眉汉子话声一出，众人少不得又都吃了一惊，左边那位伏案的账房先生也抬起头。

那只为吴三桂手下七太岁声名极大。此七人出身黑道，素

行不良，自为吴氏所用，旋即收为心腹，专为他干铲除异己的杀人勾当。乍闻其名，直似有切肤沥血之痛，自是众人心里吃惊。

老瞎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照面即为对方摸清了底细，被他直呼姓名，行藏顿时败露，尤其是那一句“喜结宵小”简直是当面侮辱，正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聆听之下，黄脸上泛出了一片灰白，一双白眼睛珠子，直似要脱眶而出，蓦地狂笑一声：“你的胆子不小，竟敢言出无礼，接着你的！打！”

一字出口，右手翻处，一掌青钱悉数飞出，铮然作响中，直似出巢之蜂，一股脑直向对方浓眉汉子全身上下飞罩过来。

既名无眼太岁，当非无能之辈，瞎子伎俩更不止此，随着一掌青钱出手的同时，整个身子霍地飞弹而起，一起即落，已扑向黑瘦浓眉汉子当前，掌中金丝竹杖，宛若出穴之蛇，一杖直取当心，直向对方猛扎过来。

无眼太岁公冶平决计要取对方性命，眼前出手，既快又狠，丝毫不以眼瞎而失了准头。

无如那个黑瘦浓眉汉子，却非易与之辈。

先者，迎着瞎子的一掌飞钱，只见他短袖乍扬，铿锵做响中，漫空而来的一天飞钱，一个不剩地悉数为他收进袖里。

紧接着左手突出，噗地一把攥着了对方夺心而来的金丝竹杖。

瞎子这一杖力道十足，偏偏浓眉汉子的掌劲儿更不含糊，一经交合，纹丝不动，力道运行下，耳听得叭叭两声脆响，地面的水磨方砖，竟为之连破了两块。

两块方砖均在瞎子脚下，不啻说明了他的功力不济，众目睽睽下，直把老瞎子那张黄脸臊了个色如黄酱。

明明已是落败，硬是心有未甘。

“你……”

右手往竹杖上一搭，拧转之间，一口银光眩目的三尺青锋，已自杖内抽出。

竹心藏刃，金丝竹杖内有机关。

随着瞎子抡出的右手，大片剑光，宛若银河倒挂，直向着当前浓眉汉子迎头猛劈过来。这一手要命杀着，极其可观，大大出乎浓眉汉子意料之外。瞎子心狠手辣，这一剑功力内敛，非比等闲，浓眉汉子猝当之下，只得手头一松，放开了紧抓着对方竹杖的右手，身形微仰，翩跹于七尺开外，闪开了对方颇具气势的当头剑锋。

却不知无眼太岁公冶平却是别有异心。

这一剑明面上是在对付浓眉汉子，实际上却照顾了另外一人。

随着他急速拧转的身子，呼——直似飞云一片，起落之间，已到了另一座前。

这个桌上的两个客人——看似微恙的生病相公与气势昂扬的紫面长身大汉，俱都为瞎子的猝临吃了一惊。

老瞎子心存叵测，身势甫落，更不迟疑，掌中剑飏然作响，流星天坠般直向座上那个生病相公当头劈落下来。

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。

瞎子居心，明眼人固然不难测知。眼前图穷匕现，情急杀人的手，却是大悖常情，不免触目惊心。

倒是那气势昂扬的紫面大汉忙中不乱，一口长剑原已压置手下，这一霎霍地振腕掣出，当啷脆响里，迎住了瞎子来犯的剑锋。

好强的腕力！随着紫面大汉的出手，双剑交锋下，老瞎子

其势不逞，脚下一连打了两个跟跄，退出四尺开外。

紫面大汉一剑封开了对方，原可趁势进招，他却计不出此，退后一步，抱剑而守，侍立于生病相公身边，神色极为轩昂。

老瞎子怎么也没想到，此番出手失利，眼前已无能再做逗留，怪笑一声：“后会有期！”瘦躯倏弓，施了个金鲤倒穿波的式子，哧地反蹿而出。

斜风细雨里，怪鸟般地临身地面，却不忘在众人眼前一番卖弄，随着落脚处，半篱枯竹微微一颤，瞎子偌大的身躯已自第二次腾身跃起，翩翩乎如野雁腾空，向着岸上掠去。

却是有人放他不过。窗前人影猝闪，浓眉汉子鬼影子般已现身当前。随着他挥出的右手，铿锵作响，一蓬金光，已自他短袖内飞出，正是先时接自老瞎子的一掌青钱，这一霎原物奉还，直认着老瞎子背后招呼了过去。

瞎子一只脚方触地面，忽觉背后有异，却已转身不及，慌不迭向边上一闪，让开了正面却躲不过侧面，腰胯腿侧间一阵奇痛，已吃两枚青钱击中。

浓眉汉子手劲十足，一掌飞钱虽是满天花雨的打法，每一枚暗器的力道也是可观。

瞎子腿下一软，差点跪了下来。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倏地一个打转，纵出丈许开外，回过身来。隔着窗户，狠狠地盯着出手的浓眉汉子，那双白眼睛珠子怒凸着，几欲夺眶而出：“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老瞎子只要有三分气在，绝对忘不了足下这一掌青钱之赐，朋友你报个万儿吧！”

黑瘦块头儿的浓眉汉子冷冷笑一声：“花自飘落水自流……公冶平，这回你就认栽了吧！”

各人聆听之下，除了那个散发头陀神色一凛之外，余人大都不解。倒是瞎子明白了，聆听之下，陡然打了个寒噤，一个

劲儿地翻着他那双白果眼珠子，一时间面若黄蜡，显然吃惊不小。

忽然他发出了一串凄凉的笑声。

“这就难怪了，瞎子我不但眼瞎，敢情心也瞎了……失敬，失敬……不知者不罪；瞎子这就认栽了……”

一面说，双手抱杖，遥遥向着对方打了一躬，神色极见恭谨，较之先时的趾高气扬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话声一歇，再也不敢逗留，倏地拧过身子，忍着腰腿上的伤疼，一路起伏纵落转眼消失于雨雾氤氲之中。

黑瘦浓眉汉子这才回过脸来，一双眸子，不怒自威地向座上高大散发头陀逼视过去。

后者呵呵笑了两声，已自位上站起，高呼一声：“小二，看账！”

抖手飞出灿银一块，叭一声，不偏不倚，已自落于账房先生面前桌上，滴溜溜径自打转不歇……就在这个当口，头陀脚步跨出了门外。

雨敢情是小了。时有微风，飘散着细若牛毛的小雨星子。

散发头陀却又回过身子，就着手里的方便铲，向着浓眉汉子打了个问讯。

“阿弥陀佛——昨夜落花满径，今日便识高人，敢问那爱花的主人可曾到了？无量佛……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

边说边自打躬，高大的身躯一下子也自矮了。

浓眉汉子频频挑动着那双浓眉，聆听之下，先自呵呵笑了。

“这个恕不见告，阁下云游四海，应是无拘之身，何故找根索子把自己拴住？那孙可望……”

方自说到这里，却吃头陀一连串大笑之声，将下面待说之言掩塞过去。